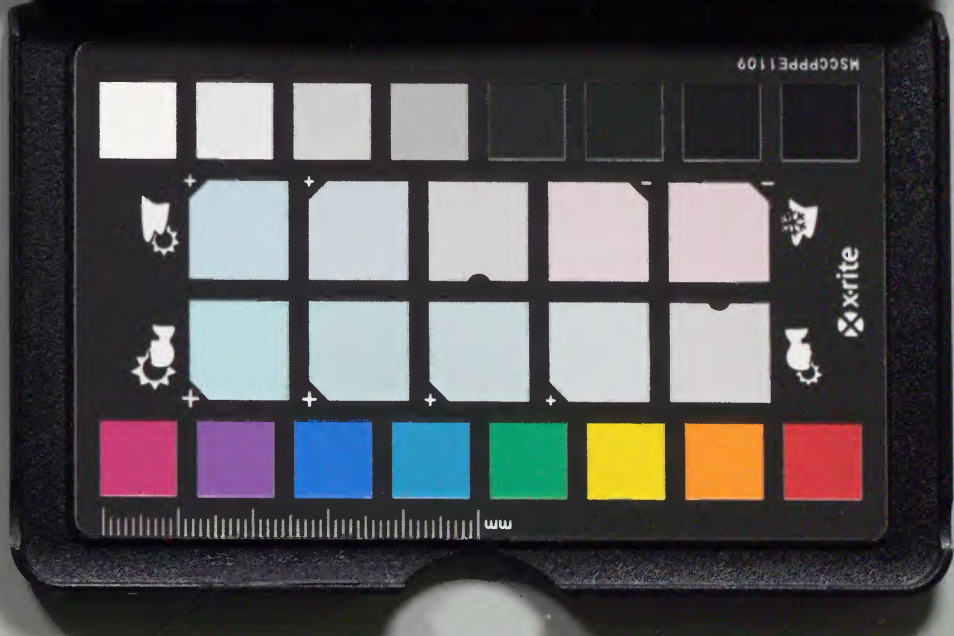


南齊書

卷五十九
五十九

終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34)	
函號	別	10 1



南齊書卷五十二下 列傳第三十三 淺草文庫

梁蕭子顯撰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康熙丁丑重修

南齊書卷五十二

傳

一

二

三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遂之

祖冲之

賈淵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文與上計仕郡爲吏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爲州主簿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

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
襄帝擿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爲剡烏程令
不得志泰始初坐東賊黨錮數年褚淵爲吳興謂人曰
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
大駕南討紀論久之除太尉參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
太守不就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
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郎如故時方禪
讓太祖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中正如
故敕知東宮手筆尋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爲鎮南長史
尋陽相遷尚書左丞世祖卽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

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
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
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
榮忽引諸儻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改正員常侍靈
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
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
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莖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
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太
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超
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共
事不為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
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
孝建初坐事徙梁州板宣威府參軍孝武聞超有文章
敕還直東宮除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佐
蕃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入為
殿中郎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博士
兼左丞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郝超為高平
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太祖賞愛之遷驍騎將軍
常侍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

至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庚午封爵
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
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
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
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為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
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左僕射王
儉議金粟之重入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
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
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
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
是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
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
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
起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熊襄
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
述故通謂之齊名為河洛金匱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有
剛氣為上虞令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州郡西曹主簿
奉朝請員外郎宋元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
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其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斃

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王蘊居父憂與袁粲同死故舍
尸著服也服者衣也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謂
褚淵也列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
彬又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
軍參軍家貧出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
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縵有生所託
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君甚踈縈寢敗絮不
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
體皴皴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涓
涓無時恕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死

若吾之虱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
布之裳服無改換指齧不能加脫畧緩嬾復不慙於捕
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錄也除南海王
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
瓠壺瓢勺杅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
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諫曰
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捷
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永元中爲平越長
史綏建太守卒官彬又曰禽獸云羊性淫而狼褚性卑
而率鷲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蟆賦

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
羣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
於閭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
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世祖見
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
迨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所殺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蘭陵巨
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救助徐
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
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

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
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啓救板起巨源使留京
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
望有封賞旣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民信理推
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辱期豈虞寂寥忽焉
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枝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
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
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
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
凶渠卽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

心膺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
閨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
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
弗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以
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
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
集摘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
此賊彊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
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
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
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竝釋然而
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
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
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卽就壘粉若使
桂陽得志民若不輟裂軍門則應胥斬都市嬰孩脯膾
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
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麟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
可謂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蔽塵末皆是白
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邪民慎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
帝擇逸翰赴尉羅之會旣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

微賜存在少沾飲齧遂乃棄之溝間如蟬如蟻擲之言
外如土如灰絰隸帖戰無拳無勇竝隨資峻級矣凡豫
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既
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歷佐諸王府轉羽林
監建元元年爲尚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
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
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
杭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荊州巨源以此
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
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
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爲南徐州作觀
法篇智深和之見賞辟爲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
景素敗後解褐爲州祭酒太祖爲鎮軍時丘巨源薦之
於太祖板爲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遷太學博士
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
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
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
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
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

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
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隋明殿令拜表奏上
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
王司徒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鈞竝善待之初
智深爲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
母名其爲愍孫後慕容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
於是著論家貧無人寧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
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先是陳郡袁炳
字叔明有文學亦爲袁粲所知著管書未成卒潁川庾
銑善屬文兄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參軍卒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閑子也厥少有風槩
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奇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
司徒左西掾顧暉之表薦焉州舉秀才王晏少傳王簿
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
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
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
呼爲永明體沈約朱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
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
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
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聞與理合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
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
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祕未覩
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
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擷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
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
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
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
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

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
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
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嶇安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
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
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
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
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
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
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
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

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口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會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

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豈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

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綉
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
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
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
被誅厥坐繫尙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年
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會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
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驃騎將軍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
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
弟又未有子胤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

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
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
父時假貫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
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
從假借日數十表慰祖親自取與未常爲辭爲始安王
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遙光好碁數召慰祖
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
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竝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
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
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

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眺歎曰假使班馬復
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
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
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卽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少與侍
中江祀欵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
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及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
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
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
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
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篋可檢寫之以存大意
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
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博勿設
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遂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爲郡守遂之少
禮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行參軍章安令
累至始安內史不之官除山陽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
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明末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遂之
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
服集記遂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
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遂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作撰永

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如故出
為寧朔將軍南康相太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遂之率素
衣裘不澣机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
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顯上
啓曰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為基依儒習性以
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
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陟遷補悉該研
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啓運軌度惟新故太
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
揆庸微謹冒啓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

閣長銘祕府詔付祕閣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薊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
朝請冲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
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宋元嘉中用何
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為密冲之以為尚疎乃更造
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
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
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
月離會之徵星度疎密之驗專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
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日晷毫釐心窮籌策考課推

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曆疎舛類不精密羣民糾紛
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畧今已
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
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逾進退或移兩宿
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
聖辰詢遠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
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
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旣移則應改法
曆紀屢遷寔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
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
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
合宿之左五十許度伐之初卽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
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
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
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
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竝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
旣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旣著輒應改易僅合
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
歲微差却檢漢注竝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
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

虞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竝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竝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羣流其源庶無乖誤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不細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事奏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出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焉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取麟者亦云能造指

南車太祖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欬器獻之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曆法啓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沖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墓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竝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太始初辟丹陽郡主簿奉朝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出爲丹徒令昇明中太祖嘉淵世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未行仍爲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

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
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遷左
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
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
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荒倉人王
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高宗淵坐被求當
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
安王遙光板撫軍諮議不就仍爲北中郎參軍中興元
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竝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
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
愛嗜機見殊明賞悟紛雜若子栢之品藻人才仲治之
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克論於翰林張昞搃句褒
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
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
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
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
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
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
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

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
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
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
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暫發蒙滑
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
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
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
盛道家之言郢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
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竝起乃各擅奇休
鮑後出咸亦標世宋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

雖衆總而爲論畧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釋托辭華曠雖
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踈慢闡緩膏
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
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
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觀事例頓失精
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
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
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
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排來勿先構聚
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

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
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
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南齊書卷五十二終

南齊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梁蕭子顯撰

良政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孔琇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爲政未朞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恭已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永明繼運垂心治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滿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君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震永明

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袿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難焱急征役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弁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隨以附焉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員外郎父僧祐安東錄事參軍琰美姿儀解褐寧蠻參軍本州主簿寧蠻功曹宋永光元年補諸暨武康令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又爲武康令將軍如故除吳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

陰令山陰東土大縣難爲長官僧祐在縣有稱琰尤明
察又著能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遭母
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隣人競來
赴救乃得俱全琰殷髀之間已被煙焰服闋除邵陵王
左軍諮議江夏王錄事參軍太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
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
不辨覈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
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
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爲偷盜琰父子
竝著奇績江左鮮有匹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

以示人昇明二年太祖擢爲假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
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太守建元元年進號寧朔將軍
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二年遷建威將軍安陸
王北中郎長史改寧朔將軍明年徙廬陵王安西長史
南郡內史行荊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臨淮
劉玄明亦有吏能爲山陰令大著名績琰子翹問之玄
明日我臨去當告卿將別謂之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飯
而莫飲酒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
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

不取資及家人皆異之元嘉末爲國子生再遷湘東王
國常侍轉潯陽王府墨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
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
騎侍郎領五郡中正祠部郎如故帝性猜忌體肥憎風
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
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勅靈臺知星
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
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
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
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
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
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
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
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
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碁
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
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
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
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
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

之甚難帶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痛脹氣將絕左右啓
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
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待疾
久轉正員郎出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
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
教授郡舊出髯虵膽可爲藥有餉愿虵者愿不忍殺放
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虵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在
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
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
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
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毋
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
塵埃有書數卷淵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
拂床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
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
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
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
翰數十篇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爲冠軍
長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爲桂陽王征北板行參

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月不絮
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復除邵陵王南中郎
參軍廣德令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爲太祖心
腹懷慰亦豫焉沈攸之有舊令爲書戒喻攸之太祖省
之稱善除步兵校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
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
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顯
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
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
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幸不煩此因
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
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斛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
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在郡二年
遷正員郎領青冀二州中正懷慰本名聞慰世祖卽位
以與舅氏名同勅改之出監東陽郡爲吏民所安還兼
安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帝卽位
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懷
慰與濟陽江淹陳郡袁象善亦著文翰永明初獻皇德
論云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駟南中
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
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
納徵儷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處皮二太
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不議王公之
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
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
准的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
豹熊羆皮各二元徵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
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
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
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虜世
祖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
始安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
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
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甚貧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
途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遷射聲校尉九年
復遣北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
以其在事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
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

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從祖弟顓字彥齊少有異操泰始中於總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兼用爲參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外戚譖顓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誅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初應州辟爲主簿少有幹局歷臨首餘杭令巴陵王府佐帶襄令除駕部郎宋明帝與憲某謂憲曰卿廣州刺史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

績太守褚淵歎之曰此人方員可施除通直郎都水使者長於吏事居官有績除正員郎補吳令尚書左丞昇明二年西中郎將晃爲豫州太祖擢憲爲晃長史南梁太守行州事遷豫章王諮議未拜坐事免官復除安成王冠軍武陵王征虜參軍遷少府卿少府管掌市易與民交關有吏能者皆更此職遷王儉鎮軍長史武陵王暉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爲兩縣世祖啓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加寧朔將軍王敬則爲會稽憲仍留

爲鎮軍長史令如故遷爲冠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晉安
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兖州憲仍
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頻行州府事永明八年子明
與籛劉道濟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左右及
船仗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世祖怒賜道濟死憲坐不
糾免官尋復爲長史輔國將軍以疾去官除散騎常侍
未拜卒當世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
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
子孫也仲起字子震少爲憲從伯領軍寅之所知宋元
徽中爲太子領軍長史官至廷尉卒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鍾武人也父祖皆爲縣令遷鎮西
中郎諮議右軍將軍兼都水使者珪之歷職稱爲清能
除游擊將軍兼使者如故轉兼少府卒先是四年滎陽
毛惠素爲少府卿吏才強而治事清刻勅市銅官碧青
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萬有讒惠素納利者世
祖怒勅尚書評賈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之伏誅死後
家徒四壁上甚悔恨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也祖季恭光祿大夫父靈運著作
郎琇之初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參軍員外郎尚
書三公郎出爲烏程令有吏能還遷通直郎補吳令有

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
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
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
將軍少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高宗冠軍征虜長史江
夏內史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
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
琇之清乃歎息除武陵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爲輔國
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高宗輔政防制諸
蕃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琇之爲寧朔將軍晉熙
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琇之辭不許未拜卒
史臣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也魏晉爲吏稍與漢乖
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峻法限以常條
以必世之仁未及宣理而暮月之望已求治術先公後
私在已未易割民奉國於物非難期之救過所利苟免
且目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減
罔非由此擿奸辯僞誠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今
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贊曰蒸蒸小民吏職長親黎亂須理卹隱歸仁枉直交
瞽寬猛代陳伊何導物貴在清身

南齊書卷五十三終

南齊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梁蕭子顯撰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南齊書卷五十四

列傳

一

何求

劉蚪

瘦易

宗測

杜京產

沈麟工

吳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
狗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義道內足希微

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
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
雞黍之客次則揭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激競違
貪與世為異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
山澤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戒求志達道未
或非然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樵者之在山何殊
別哉故樊英就徵不稱李固之望馮恢下節見陋張華
之語期之塵外庶以弘多若今十餘子者仕不求聞退
不譏俗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斯逸民之軌操故綴為高
逸篇云爾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邊
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婚婦
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
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
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
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
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
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
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斲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
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斲紆清塵亦願助爲

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
慮兒女或使華陰感帝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
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
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
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
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
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
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葬樓
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畧給事中

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
辟功曹竝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
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爲
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旂幣之禮徵爲記室
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
鬱洲任舁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建
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
志高栖軌情墳素幽貞之操宜加賁飾徵爲正員外郎
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
旨竟未達邪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
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
得息談邪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
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
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僧紹聞沙門釋
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
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
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世
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子元
琳字仲璋亦傳家業僧紹長兄僧胤能玄言宋世爲冀
州刺史弟僧景亦好學宋孝武見之迎頌其名時人以

爲榮泰始初爲青州刺史慶符建元初爲黃門僧胤子
惠照元徽中爲太祖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
兵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爲巴州刺史綏懷蠻蠻
上許爲益州未遷卒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祖起晉隆安末避亂徙居
歡年六七歲晝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家貧
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
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
聽無遺亡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
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顛之臨縣見而異之

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竝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
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於
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
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
是廢蓼莪篇不復講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爲揚州主
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
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旣理毛目自張然則道
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
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
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締裘代進今

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
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
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
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疏則上下
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
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
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是時員
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
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戍
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
室之族車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
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末陛下
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偽薄賦歛省徭役絕奇
麗之賂塞鄭衛之倡變曆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
哉又彭汴有鴟梟之巢青丘爲狐兔之窟虐害踰紀殘
暴口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慙生耆老
看左衽而耻沒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領之望下弔毗黎
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
山蕩谷此卽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
殘寇塵滅而已哉上詔曰朕夙旦惟寅思弘治道佇夢

嚴濱垂精管庫軒食縈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
劉思効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冗位竝能獻書金門薦辭
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
時敷奏歡近已加旂賁思効可付選銓序以顯謙言歡
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歡爲太學博士同
郡顧黯爲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歡
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黃
老道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
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弒
逾果是此年月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
魂隨物化剋死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
葬舊墓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詔歡諸
子撰歡文議三十卷佛道二家立教旣異學者互相非
毀歡著夷夏論曰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
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
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
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
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
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
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

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措紳諸華之容翦髮曠衣羣夷之服擊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塋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體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旣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旣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會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數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

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
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
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
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羸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
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
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
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
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
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為
已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疇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

俗自相聆解猶蟲嚙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
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畧曰白日
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
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
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為道耳西域之記
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繞為
虔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
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
行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六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固舊
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

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軔旣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畧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旣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跽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旣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

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
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
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
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
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
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
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
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
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
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

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畧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
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
於有景神化瞻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
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
象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
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
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
正卽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
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
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

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
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
道人與道士辯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
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
顛顛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
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
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未未
知高鑿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
歡口不辯善於著筆著三名論甚工鍾會四本之流也
又汪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始與人虛度亦有道術少

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
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
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
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魚次第來取
食乃去逾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初永明
三年徵驃騎參軍顧惠胤爲司徒主簿惠胤宋鎮軍將
軍顛之弟子也閑居養志不應徵辟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子助教
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
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

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
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
簿不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曰
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爲行
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
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卷贊論雖
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
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上答曰公
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
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
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
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曰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
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誡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
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爲二隱康之字伯愉河東
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
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爲嶺南小
縣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
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太祖爲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
五經康之手自點定并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悅寶愛
之遺詔以經本入玄宮宋末卒

何求字子有廬江瀟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元嘉末爲宋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撫軍主簿太子洗馬丹陽吳郡丞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參軍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任吳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爲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復除黃門郎不就永明四年世祖以爲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十六初求母王氏爲父所害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黠少不仕宋世徵爲太子洗馬不就隱居東離門卜望之墓側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褚淵王儉爲宰相黠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外家儉欲候之知不可見乃止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造門黠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黠誓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黠常自得遇酒便醉交遊宴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頻有軍寇黠欲結裳爲袴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此黠弟胤有儒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爲小山隆昌中爲中

書今以皇后從叔見親寵明帝卽位胤賣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爲散騎常侍巴陵王師聞吳興太守謝朓致仕慮後之於是奉表不待報而去隱會稽山上大怒令有司奏彈胤然發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常侍太常卿

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蚪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木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爲荊州教辟蚪爲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竝遣書禮請蚪等各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蚪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曰蚪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鼉之義蚪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蚪同宗州辟祭

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庾易字幼簡新野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机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爲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毋喪身負土植松栢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

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
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
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
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
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
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
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
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薄褥項之測
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
劉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別
駕宗哲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
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
門於行障上坐對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頗
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
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
蹀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贊府豫章王辟別
駕竝不就永明中與劉蚪同徵爲通直郎和帝中與初
又徵爲諮議竝不就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杜子恭玄孫也祖暹爲劉
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世傳五斗米道至

京產及子栖京產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
老會稽孔覲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款交郡召主簿州
辟從事稱疾去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
中東山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太守遣儒
士劉瓛入東爲曄講說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
待子栖躬自屣履爲瓛生徒下食其禮賢如此孔稚珪
周顒謝朓竝致書以通慙慙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
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
融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
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
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
太平葦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
羣淡然寡慾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
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岳谷含權辟蘿起抃矣
不報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
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會稽孔道
徵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
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卽來遣去便去言
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麟

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宋元嘉末文帝命
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
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有奇士也少時麟士稱疾歸鄉
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麟士仕答曰
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
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大
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
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隱居餘于吳差山講經教授
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麟士重陸機連
珠每爲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
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住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使人
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
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
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永乃止昇明末太守
王奐上表薦之詔徵爲奉朝請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
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麟士義行曰吳興沈麟士英
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
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
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厄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
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

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
荒垂詔又徵爲太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
年徵太子舍人並不就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
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
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
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著周易兩繫莊子內
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
數十卷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僞乃自
作終制年八十六卒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曇
慶子亦不仕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三年又
詔徵前南郡國常侍沈顛爲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
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顛字處默宋領軍寅之兄孫
也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
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
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栖志窮谷秉操貞固沈
精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右衛
江祚於蔣山南爲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以壽
終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並
非所好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

建武三年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祜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珍筮之如期雨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

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郡樓幼瑜亦儒學著禮摠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又同郡樓惠明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聞之勅出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

明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寓之
賊破郡文惠太子呼出住蔣山又求歸見許世祖救爲
立館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
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
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
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
義宜禮順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
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
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襲陰陽之教

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
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
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刃樹劔山焦湯猛
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
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日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庇
鴿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
萬斛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
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
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草稷稻已異閭浮生天果報自
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

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
俗對校真假將譬釋理奧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
卽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異旨儒
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
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
用言象而諸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
情去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楯相非非唯重道兼亦
徇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後廣
畧爲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棄智已成
有爲有爲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
則不然具縛爲種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
業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
勝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雞鳴爲善未必餘慶膾肉東
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庸鹵富厚以
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近無罪禍而業有
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
信冥緣謂斯道之莫貴也

贊曰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南齊書卷五十四終

南齊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梁蕭子顯撰

孝義

崔懷慎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康熙二十五年重校

南齊書卷五十五

列傳

一

孫淡

華寶

韓靈敏

封延伯

吳達之

王文殊

朱謙之

蕭敞明

樂頤

江泌

杜栖

陸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合孝稟義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為用不謝始庶之法驕慢之性多慙水菽之享夫色養盡力行義致身甘心壙畝不求聞達斯即孟氏三樂之辭仲由負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感召情澆世薄方表孝慈故非內德者所以寄心懷仁者所以標物矣埋名韞節鮮或昭著紀夫事行以列于篇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

沒虜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沒即日遣妻布衣蔬
食如居喪禮邪利後仕虜中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
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同沒虜模子
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宦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
元孫北使虜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
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
忠孝並弘臣子兩節太始初淮北陷沒界上流奔者多
有去就懷慎因此入北至桑乾邪利時已卒懷慎絕而
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
人以爲孝感喪畢以第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第亦已
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斂給其升米永明中卒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
年穀饑貴僧遠省食減食以養母及伯父亡無以葬身
販貼與隣里供斂送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姊未婚
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太祖卽位遣兼散騎常
侍虞炎十二部使行天下建元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
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尉之爲武晉縣戍
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民皆散尉之獨
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

原建元二年有詔蠲表永明初廣陵民章起之二息犯
罪爭死太守劉俊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隣居種桑樹
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塚上開數尺隣
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
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以壽終

孫淡太原人也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
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豫章王領湘州辟驃騎行參
軍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卒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
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歿寶年至
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
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
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
十歲遭父喪不絮帛不食鹽菜建元三年竝表門閭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竝有孝性母尋又
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半畝朝採瓜子暮已復
生以此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
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晉陵吳康之妻趙
氏父亡弟幼值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自賣言辭哀

切鄉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
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義與蔣雋之妻黃氏夫亡不
重嫁逼之欲赴水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租賦表門
閭永明元年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
遭年荒分衣食以貽里中饑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
里陳穰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氏收養之及長爲營婚
娶又同里王禮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陰丁爲買棺器自
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屋饑餓丁自出
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塚
槨有三調不登者代爲輸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
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廣陵徐靈禮妻
遭火救兒與兒俱焚死太守劉俊以聞又會稽人陳氏
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癯病
毋不安其室值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葍更日至
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取爲婦長女自
傷笄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
菴舍墓側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
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母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
娥語其血左目卽開時人稱爲孝感縣令何曇秀不以
聞又諸暨東海里屠氏女父失明毋痼疾親戚相棄鄉

卷之三十一 列傳 四

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任紆羅晝樵采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聞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魃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中溪蠹毒者女試治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治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肯嫁爲山賊劫殺縣令于琳之具言郡太守王敬則不以聞建武三年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竝卒各有一子欣之天保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隣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門閭復徭役

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姪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歛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而褚已卒將殯舉屍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事寡嫂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崇祖爲豫州啓太祖用爲長史帶梁郡太守以疾自免僑居東海遂不至京師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附豫章王辟中兵不就

卒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陵郡邵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踈從四世同居竝共衣食詔表門閭蠲稅租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竝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閭蠲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出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河南辛曾明僑居會稽自少與兄同處一帳兄亡以帳施靈座夏月多蚊曾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葬隣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曾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曾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亡者餘物以爲家財後遭母喪幾至毀滅揚州刺史豫章王辟爲義曹從事年五十卒又有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脩謁未明十一年伯璵卒幼璵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並八十餘

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虜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
谷三十餘年太守謝藩板爲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
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廩庭
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衙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
蔬菽以俟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
之恩榜其閭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唐人也父昭之以學解稱於鄉
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
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
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

勅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璉司徒左西掾張融牋
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
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酬寃旣申私禮繫
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活之
卽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
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並不相
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時吳郡太守
王慈大常張緒尚書陸澄並表論其事世祖嘉其義慮
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
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憚有司以聞世祖

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顛聞而歎曰弟
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
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懼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至江
夏正參軍

蕭叡明南蘭陵人領軍將軍謚從祖兄弟也父孝孫左
軍叡明初仕員外殿中將軍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病
躬禱夕不假寐及亡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
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令蕭叡明愛敬淳深色
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而一至可愍
宜加榮命以矜善人可贈中書郎

樂頤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
爲京府參軍父在郢州病亡頤忽思父涕泣因請假還
中路果得父函問頤便徒跣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
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
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
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爲設
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
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
郢州治中卒弟預亦孝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
王奐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

昌未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爲永世令民懷其德卒官有一老嫗行擔斛款若將詣市聞預死棄擔號泣鴈門解仲恭亦僑居南郡家行敦睦得繼豪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卽差至今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斫屨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行仁義衣弊忍飢餓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虱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領國子助教乘車至染烏頭見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世祖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誌公道人間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在哭之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乃去時廣漢王侍讀嚴桓

之亦哭王盡哀泌尋卒泌族人兗州治中泌黃門郎念
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江泌以別之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人徵士京產子也同郡張融與
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栖曰昔陳太丘
之召元方方之爲劣以今方古古人何貴栖出京師從
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
之中書郎周顒與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
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刺史
豫章王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佐竟陵王子良
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治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婚

冠儀以父老歸養怡情壠叔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疾旬
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罷
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
節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朓竝隱東山遺書
敦譬誠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兄
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
三十六當世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
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
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
謂也因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屍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

南齊書卷五十五
十一
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也父閑字遐業有風采與人交不苟合少爲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明帝崩閑謂所親曰宮車晏駕百司將聽於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反事敗閑以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逾謀未及報徐世標令殺之絳時隨閑抱閑頸乞代死遂并見殺

史臣曰澆風一起人倫毀薄抑引之教徒聞瑋璋之璞罕就若令事長移忠儻非行舉薑桂辛酸容遷本質而旌閭變里問餼存牢不過鰥寡齊矜力田等勸其於扶獎名教未爲多也

贊曰孝爲行首義實因心白華秉節寒木齊心

南齊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梁蕭子顯撰

侍臣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洪亮

呂文顯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南齊書卷五十六

列傳

一

呂文度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倖臣一星列於帝座經禮立教亦著近臣之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爰自衰周侯伯專命桓文霸王至於戰國寵用近習不乏於時矣漢文幸鄧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韓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馬迄於魏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信倖唯均中書之職舊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及在中朝微爲重寄陳准歸任上司荀勗恨於失職晉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

職宋文世秋當周糾竝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毋顥阮佃夫之徒專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殆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今

立倖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
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
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
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乃以僧真託劉乘周
顥初惠開在益州上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
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與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真
曰我子弟見在者竝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
言乃請事太祖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答遠近書疏
自寒宮歷至太祖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

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採蕭蕭卽艾也蕭生斷流卿
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元徽初從太祖頓新亭拒桂陽賊
蕭惠朗突人東門僧真與左右共拒戰賊退太祖命僧
真領親兵遊羅城中事寧除南臺御史太祖領軍功曹
上將廢立謀之袁粲褚淵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
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
存亡之機仰希熟慮太祖納之太祖欲度廣陵起兵僧
真又啓曰主上雖復狂釁虐加萬民而累世皇基猶固
盤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
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

中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耶僧
真頓首稱無貳昇明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
給事中邵陵王參軍太祖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
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不欲使爾及沈攸之
事起從太祖入朝堂石頭反夜太祖遣衆軍掩討宮城
中燃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
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
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
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
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
上在淮陰治城得古錫鉢大數尺下有篆文莫能識者
僧真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也太
祖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尅日有楊祖之謀於
臨軒作難僧真更請上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
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沍之冰轉齊國中書
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三百戶轉羽林監
加建威將軍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令如故復
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太祖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
年丁父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泰山太守又爲舍人
本官如故領諸王第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世祖

嘗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
諸權要中昃被盼遇除越騎校尉餘官如故出爲建武
將軍建康令還除左右郎將泰山太守加先驅使尋除
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世祖崩僧真號
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元年除游擊將軍
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治郡僧真啓進其弟僧猛
爲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
山陵事出爲廬陵長史年五十五卒宋世道人楊法持
與太祖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
初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縣男三百戶二年虜圍胸
山遣法持爲軍主領支軍救援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
奪其鮭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
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救沈慶之赦係宗以爲東宮
侍書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官累遷至勳品元徽初爲奉
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食邑三
百七十戶帶秣陵令太祖廢蒼梧明日呼正直舍人虞
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命太祖曰今天地重開是卿
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
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除羽林監轉步兵校尉仍

除龍驤將軍出爲海鹽令太祖卽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令如故尋轉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爲寧朔將軍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民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脩治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啓譴役在東民丁隨寓之爲途者上從之後車駕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爲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虜使書當令係宗題答秘書書局皆隸之再爲少府遷游擊將軍魯郡太守鬱林卽位除驍騎將軍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持如此輩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年七十七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歷齊幹扶侍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爲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用爲兗州刺史孟吹陽典籤累至太祖冠軍府行參軍元徽初除殿中將軍爲晉熙王郢州典籤除長兼殿中

御史世祖鎮益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上江州與
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辟解事善於承奉稍
見委信從還石頭建元初度東宮主書除奉朝請補東
宮通事舍人世祖卽位仍爲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
帶南濟陰太守永明元年除龍驤將軍明年詔曰茹法
亮近在益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
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
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轉給事中羽林監七年除臨淮
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
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慰勞安撫子響法亮至
江津子響呼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
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畧軍事平法亮至江陵刑
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
親任如舊鬱林卽位除步兵校尉延興元年爲前軍將
軍延昌殿爲世祖陰室藏諸御服二少帝竝居西殿高
宗卽位任東齋開陰室出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法亮獻
歎流涕除游擊將軍建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署
文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
復受敕宣慰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不
樂去固辭不受旣而代人已至法亮溼涕而出年六十

四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初爲宋孝武齋幹直長昇明初爲太祖錄尚書省事累位至殿中侍御史羽林監帶蘭陵丞令龍驤將軍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中書通事舍人本官如故文顯治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竝見親倖四方餉遺歲各數百萬竝造大宅聚山開池五年爲建康令轉長水校尉歷帶南泰山南譙太守尋爲司徒中兵參軍淮南太守直舍人省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右軍將軍高宗輔政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尚書右丞少府卿卒

呂文度會稽人宋世爲細作金銀庫吏竹局匠元徽中爲射雉典事隨監莫脩宗上郢世祖鎮益城拒沈攸之文度仍留伏事知軍隊雜役以此見親從還都爲石頭城監仍度東宮世祖卽位爲制局監位至員外郎帶南濮陽太守殿內軍隊及發遣外鎮人悉關之甚有要勢故世傳越州嘗缺上覓一直事人往越州文度啓其所知養延宗合旨上卽以爲刺史永明中敕親近不得輒有申薦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上性尊嚴呂文顯嘗在殿側咳聲高上使茹法亮訓詰之以爲不敬故左右畏

威承意非所隸莫敢有言也時茹法亮掌雜驅使簿及
宣通密敕呂文顯掌穀帛事其餘舍人無別任虎賁中
郎將潘敞掌監功作上使造禪靈寺新成車駕臨視甚
悅敞喜要呂文顯私登寺南門樓上知之繫敞上方而
出文顯爲南譙郡久之乃復濟陽江瞿曇吳興沈徽孚
等以士流舍大通事而已無權利徽孚粗有筆札建武
中文詔多其辭也官至黃門郎

史臣曰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
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
冕摺紳任踈人貴伏奏之務旣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
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斂笏俯
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
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杜之固執開壅之機長
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
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
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
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
衛至於元戎啓轍武侯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案轡督察
來往馳騫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
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斷割牢

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年齡之壽室無
百年之鬼害政傷民於此爲靈泥乎圭幼時嘗其爲護
慝亦何可勝紀也

贊曰恩澤而侯親倖爲舊便煩在者既費且備

依望景藝飄

南齊書卷五十六終

南齊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三十八

梁蕭子顯撰

魏虜

魏虜匈奴種也姓托跋氏晉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劉琨
爲屠各胡劉聰所攻索頭猗盧遣子曰利孫將兵救琨
於太原猗盧入居代郡亦謂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爲索
頭猗盧孫什翼犍字鬱律旃後還陰山爲單于領匈奴

康熙十五年重修

南齊書卷五十七

列傳

一

諸部泰元元年苻堅遣偽并州刺史苻落伐捷破龍庭
禽捷還長安爲立宅教捷書學分其部黨居雲中等四
郡諸部主帥歲終入朝并得見捷差稅諸部以給之堅
敗于珪字涉圭隨舅慕容垂據中山還領其部後稍彊
盛隆安元年珪破慕容寶於中山遂有并州僭稱魏年
號天瑞追諡捷烈祖文平皇帝珪死諡道武皇帝子木
末立年號太常死諡明元皇帝子燾字佛狸代立年號
太平眞君宋元嘉中僞太子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
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
夢其祖父竝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
狸驚覺下僞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爲重儲宮嗣紹百王
舊例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晃後謀
殺佛狸見殺燾死諡太武皇帝立晃子濬字烏雷直勤
年號和平追諡晃景穆皇帝濬死諡文成皇帝子弘字
萬民立年號天安景和九年僞太子宏生改年爲皇興
什翼珪始都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木末始土著居處
佛狸破梁州黃龍徙其居民大築郭邑截平城西爲宮
城四角起樓臺門不施屋城又無澗南門外立二土
門內立廟開四門各隨方色凡五廟一世一間瓦屋其
西立太社佛狸所居雲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飲

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孫怕出此厨求食初姚興以塞外虜赫連勃勃爲安北將軍領五部胡屯大城姚泓敗後入長安佛狸攻破勃勃子昌娶勃勃女爲皇后義熙中仇池公楊盛表云索虜勃勃匈奴正胤是也可孫昔妾媵之殿西鎧仗庫屋四十餘間殿北絲綿布絹庫土屋一十餘間僞太子宫在城東亦開四門瓦屋四角起樓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餘人織綾錦販賣酤酒養猪羊牧牛馬種菜逐利太官八十餘窖窖四千斛半穀半米又有懸食瓦屋數十間置尚方作鐵及木其袍衣使宮內婢爲之僞太子別有倉庫其郭城繞宮城南悉築爲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檢以備奸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於山邊別立父祖廟城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人長丈許白幘練裙馬尾被立壇上常以四月四日殺牛馬祭祀盛陳鹵簿邊壇奔馳奏伎爲樂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於鄴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長丈餘以克用國中呼內左右爲直真外左右爲烏矮真曹局文書吏爲比德真檐衣人爲樸大真帶仗人爲胡洛真通事人爲乞萬真守門人爲可薄真僞臺乘驛賤人爲拂竹真諸州乘驛人爲咸真殺人者爲契害真爲主出受辭人

爲折潰眞貴人作食人爲附眞三公貴人通謂之羊眞
佛狸置三公大宰尚書令僕射侍中與太子共決國事
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樂部尚書知伎樂及角史
伍伯駕部尚書知牛馬驢騾南部尚書知南邊州郡北
部尚書知北邊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書莫堤比刺
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別官比諸侯諸曹府有倉庫悉置
比官皆使通虜漢語以爲傳驛蘭臺置中丞御史知城
內事又置九豆和官宮城三里內民戶籍不屬諸軍戍
者悉屬之其車服有大小輦皆五層下施四輪三二百
人牽之四施絙索備傾側輶車建龍旂尚黑妃后則施
雜綵幟無幢絡太后出則婦女著鎧騎馬近輦左右虜
主及后妃常行乘銀鏤羊車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鞵
中在殿上亦跂據正殿施流蘇帳金博山龍鳳朱漆畫屏
風織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鑪琉璃鉢金椀盛雜
食器設客長盤一尺御饌圓盤廣一丈爲四輪車元會
日六七十人牽上殿蜡日逐除歲盡城門磔雄雞葦索
桃梗如漢儀自佛狸至萬民世增雕飾正殿西築土臺
謂之白樓萬民禪位後常遊觀其上臺南又有伺星樓
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爲瓦宮門稍覆以屋猶不知爲
重樓竝設削泥采畫金剛力士胡俗尚水又規畫黑龍

相盤繞以爲厭勝泰始五年萬民禪位子宏自稱太上
皇宏立號延興元年至六年萬民死諡獻文皇帝改號
爲承明元年是歲元徽四年也祖母馮氏黃龍人助治
國事初佛狸母是漢人爲木末所殺佛狸以乳母爲太
后自此以來太子立輒誅其母一云馮氏本江都人佛
狸元嘉二十七年南侵畧得馮氏濬以爲妾獨得全焉
明年丁巳歲改號太和宋明帝末年始與虜和好元徽
升明之世虜使歲通建元元年僞太和三年也宏聞太
祖受禪其冬發衆遣丹陽王劉昶爲太師寇司豫二州
明年詔遣衆軍北討宏遣大將郁豆眷段長命攻壽陽
及鍾離爲豫州刺史垣崇祖右將軍周盤龍徐州刺史
崔文仲等所破宏又遣僞南部尚書托跋等向司州分
兵出兗青界十萬衆圍朐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青
冀二州刺史盧紹之遣子奐領兵助之城中無食紹之
出頓州南石頭亭隔海運糧柴供給城內虜圍斷海道
緣岸攻城會潮水大至虜渰溺元度出兵奮擊大破之
臺遣軍主崔靈建楊法持房靈民萬餘人從淮入海船
艦至夜各舉兩火虜衆望見謂是南軍大至一時奔退
初元度自云臂上有封侯志宋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
東宮書與元度曰努力成臂上之相也虜退上議加封

爵元度歸功於紹之紹之又讓故竝見寢上乃擢紹之
爲黃門郎鬱州呼石頭亭爲平虜亭紹之字子緒范陽
人自云盧諶玄孫宋大明中預攻廣陵勲上紹之拔迹
自投上以爲州治中受心腹之任官至光祿大夫永明
八年卒三年領軍將軍李安民左軍將軍孫文顯與虜
軍戰於淮陽大敗之初虜寇至緣淮驅畧江北居民猶
懲佛狸時事皆驚走不可禁止乃於梁山置一軍南置
三軍慈姥置一軍冽州置二軍三山置二軍白沙洲置
一軍蔡州置五軍長蘆置三軍菰浦置二軍徐浦置一
軍內外悉班階賞以示威刑僞昌黎王馮莎向司州荒
人桓天生說莎云諸蠻皆響應莎至蠻竟不動莎大怒
於淮邊獵而去及壽春摧敗胸山不拔虜主出定州大
治道路聲欲南行不敢進廼與僞梁郡王計曰兵出彭
泗間無復鬪志要當一兩戰得還歸旣於淮陽被破一
時奔走青徐間赴義民先是或抄虜運車更相殺掠往
往得南歸者數千家上未遑外畧以虜旣摧破且欲示
以威懷遣後軍參軍車僧朗北使虜問僧朗曰齊輔宋
日淺何故便登天位僧朗曰虞夏登庸親當葦禪魏晉
臣戰貽厥子孫豈二聖促促於天位兩賢謙虛以獨善
時宜各異豈得一揆苟曰事宜故屈已應物虜又問齊

主悉有何功業僧朗曰主上聖性寬仁天識弘遠少爲
宋文皇所器遇入參禁旅泰始之初四方寇叛東平劉
子房張淹北討薛索兒兼掌軍國豫司顧命宋桂陽建
平二王阻兵內侮一塵殄滅蒼梧王反道敗德有過桀
紂遠遵伊霍行廢立之事袁粲劉秉沈攸之同惡相濟
又秉旄仗鉞大定凶黨戮力佐時四十餘載經綸夷險
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謂物無異議虜又問南國無復
齊土何故封齊僧朗曰營丘表海實爲大國宋朝光啓
土宇謂是呂尚先封今淮海之間自有青齊非無地也
又問蒼梧何故遂加斬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未聞
武王斬紂懸之黃鉞共是所聞何傷於義昇明中北使
殷靈誕荀昭先在虜聞太祖登極靈誕謂虜典客曰宋
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虜
寇豫州靈誕因請爲劉昶司馬不獲僧朗至北虜置之
靈誕下僧朗立席言曰靈誕昔是宋使今成齊民實希
魏主以禮見處靈誕交言遂相忿詈調虜曰使臣不能
立節本朝誠自慙恨劉昶賂客解奉君於會刺殺僧朗
虜卽收奉君誅之殞斂僧朗送喪隨靈誕等南歸厚加
贈賻世祖踐阼昭先具以啓聞靈誕下獄死贈僧郎散
騎侍郎永明元年冬遣驍騎將軍劉纘前軍將軍張謨

使虜明年冬虜使李道固報聘世祖於玄武湖水步軍
講武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疆場無事三年初
令鄰里黨各置一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黨四
年造戶籍分置州郡雍州涼州秦州沙州涇州華州岐
州河州西華州寧州陝州洛州荊州郢州北豫州東荆
州南豫州西兗州東兗州南徐州東徐州青州齊州濟
州二十五州在河南湘州懷州秦州東雍州肆州定州
瀛州朔州并州冀州幽州平州司州十三州在河北凡
分魏晉舊司豫青兗冀并幽秦雍涼十州地及宋所失
淮北爲三十八州矣明年邊人桓天生作亂虜遣步騎
萬餘人助之至比陽爲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所破荒人
胡乞生起義懸瓠爲虜所擊戰敗南奔僞安南將軍遼
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又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
穀公愨拒破之六年虜又遣衆助桓天生與輔國將軍
曹虎戰大敗於隔城至七年遣使邢產侯靈紹復通好
先是劉纘再使虜太后馮氏悅而親之馮氏有計畧作
皇誥十八篇僞左僕射李思冲稱史臣注解是歲馮氏
死八年世祖還隔城所俘獲二千餘人佛狸已來稍僭
華典胡風國俗雜相揉亂宏知談義解屬文輕果有遠
畧遊河北至比干墓作弔比干文云脫非武發封墓誰

因嗚呼介士胡不我臣宏以已巳歲立圓丘方澤置三
夫人九嬪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界流入海去城五十
里世號爲索干都土氣寒凝風砂恒起六月雨雪議遷
都洛京九年遣使李道固蔣少游報使少游有機巧密
令觀京師宮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啓世祖曰少游臣之
外甥特有公輸之思宋世陷虜處以大匠之官今爲副
使必欲模範宮闕豈可令氈鄉之鄙取象天宮臣謂且
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許少游安樂
人虜宮室制度皆從其出初佛狸討羯胡於長安殺道
人且盡及元嘉南寇獲道人以鐵籠盛之獲佛狸感惡

疾自是敬畏佛教立塔寺浮圖宏父弘禪位後黃冠素
服持戒誦經居石窟寺宏太和三年道人法秀與荀兒
王阿辱瑰王等謀反事覺囚法秀加以籠頭鐵鎖無故
自解脫虜穿其頸骨使呪之曰若復有神當令穿肉不
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僞咸陽王復欲盡殺道人太
后馮氏不許宏尤精信粗涉義理宮殿內立浮圖宏旣
經古洛是歲下僞詔尚書思慎曰夫覆載垂化必由四
氣運其功曩曜望舒亦須五星助其暉仰惟聖母睿識
自天業高曠古將稽詳典範日新皇度不圖罪逾招禍
奄丁窮罰追惟罔極永無逮及思遵先旨勅造明堂之

樣卿所制體合六合事越中古理圓義備可軌之千載
信是應世之材先固之器也羣臣瞻見模樣莫不僉然
欲速造朕以寡昧亦思造盛禮卿可卽於今歲停宮城
之作營建此構興皇代之奇制遠成先志近副朕懷又
詔公卿參定刑律又詔罷臈前儺唯年一儺又詔季冬
朝賀典無成文以袴褶事非禮敬之謂若置寒朝服徒
成煩濁自今罷小歲賀歲初一賀又詔玉爵非庶姓所
僭伯號是五等常秩烈祖之冑仍本土爵其餘王皆爲
公公轉爲侯侯卽爲伯子男如舊雖名易於本而品不
異昔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
品十年上遣司徒參軍蕭琛范去北使宏西郊卽前相
天壇處也宏與僞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繞壇宏一周
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祀天宏又繞三
匝公卿七匝謂之繞天以繩相交絡紐木枝棖覆以青
繒形制平圓下容百人坐謂之爲織一云百子帳也於
此下宴息次祠廟及布政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觀視每
使至宏親相應接申以言義甚重齊人常謂其臣下曰
江南多好臣僞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
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宏大慙出元凱爲雍州長
史俄召復職世祖初治白下謂人曰我欲以此城爲上

頃處後於石頭造靈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形迹頗著先是八年北使顏幼明劉思敷反命僞南部尚書李思冲曰二國之和義在庇民如聞南朝大造舟車欲侵淮泗推心相期何應如此幼明日王上方弘大信於天下不失臣妾既與輯和何容二三其德壇場之言差不足信且朝廷若必赫怒使守在外亦不近相淮濱思冲曰我國之疆經畧淮東何患不蕩海東岳政存於信誓耳且和好既結豈可復有不信昔華元子反戰伐之際尚能以誠相告此意良慕也幼明日卿未有子反之急詎求登床之請是後宏亦欲南侵徐豫於淮泗間大積

馬芻十一年遣露布并上書稱當南寇世祖發揚州民丁廣設召募北地人支酉聚數千人於長安城北西山起義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人王度人起義應西攻獲僞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震衆至十萬各自保壁望朝廷救其兵宏遣弟僞河南王幹尚書盧陽烏擊秦雍義軍幹大敗酉迎戰進至咸陽北濁谷圍僞司空長洛王繆老生合戰又大破之老生走還長安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席德仁張弘林等數千人應接酉等進向長安所至皆靡會世祖崩宏聞關中危急乃稱聞喪退師太和十七年八月使持節安南大將軍

都督徐青齊三州諸軍事南中郎將徐州刺史廣陵侯
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鹿樹生移齊兗州府長史府奉被
行所尚書符騰詔曰皇師電舉搖旆南指誓清江稜志
廓衡靄以去月下旬濟次河洛會前使人邢蠻等至審
知彼有大艾以春秋之義聞喪寢伐爰勅有司輟鑿止
輟休馬華陽戢戈嵩北便輦經周制光宅中區永皇基
於無窮恢盛業乎萬祀宸居重正鴻化增新四海承休
莫不銘慶故以往示如律令并遣使弔國諱遣偽大將
楊大眼張聰明等數萬人攻西西廣等竝見殺隆昌元
年遣司徒參軍劉敷車騎參軍沈宏報使至北宏稱字

玄覽其夏虜平北將軍魯直清率衆降以爲督洛州軍
事領平戎校尉征虜將軍洛州刺史是歲宏徙都洛陽
改姓元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
故虜爲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
至是乃改姓焉宏聞高宗踐阼非正旣新移都兼欲大
示威力是冬自率大衆分寇豫徐司梁四州遣僞荊州
刺史薛真度尚書郗祁阿婆出南陽向沙場築壘開溝
爲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所破建武二年
春高宗遣鎮南將軍王廣之出司州右僕射沈文季出
豫州左衛將軍崔慧景出徐州宏自率衆至壽陽軍中

有黑氍行殿容二十人坐輦邊皆三郎曷刺真禦多白
真氍鐵騎爲羣前後相接步軍皆烏楯禦綴接以黑蝦
蟆轎牛車及驢駱駝載軍資妓女三十許萬人不攻城
登八公山賦詩而去別圍鍾離城徐州刺史蕭惠休輔
國將軍申希祖拒守出兵奮擊宏衆敗多赴淮死乃分
軍據邵陽州柵斷水路夾築二城右衛將軍蕭坦之遣
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惠休又募人出燒虜攻城車
虜力竭不能剋王奐之誅子肅奔虜宏以爲鎮南將軍
南豫州刺史遣肅與劉昶號二十萬衆圍義陽司州刺
史蕭誕拒戰虜築圍壅柵三重燒居民淨盡并力攻城
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都督救援虜遣三萬餘人逾攻
太子右率蕭季敞於下梁季敞戰不利司州城內告急
王廣之遣軍主黃門侍郎梁王閻道先進與太子右率
蕭詠輔國將軍徐玄慶荊州軍主魯休烈據賢首山出
虜不備城內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及軍主崔
恭祖出攻虜柵因風放火梁王等衆軍自外擊之昶肅
棄圍引退追擊破之輔國將軍桓和出西陰平僞魯郡
公郟城戍主帶莫樓僞東海太守江道僧設伏路側和
與合戰大敗之青徐民降者百餘家青冀二州刺史王
洪範遣軍主崔延攻虜紀城竝拔之宏先又遣僞尚書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盧陽烏華州刺史章靈智攻赭陽城北襄城太守成公
期拒守虜攻城百餘日設以鉤衝不捨晝夜期所殺傷
數千人臺又遣軍主桓歷生蔡道貴救援陽烏等退官
軍追擊破之夏虜又攻司州櫟城二戍戍主魏僧岷朱
僧起拒敗之僞安南將軍梁州刺史魏郡王元英十萬
餘人通斜谷寇南鄭梁州刺史蕭懿遣軍主姜山安趙
超宗等數軍萬餘人分據角弩白馬沮水拒戰大敗英
進圍南鄭土山衝車晝夜不息懿率東從兵二千餘人
固守拒戰隨手摧却英攻城自春至夏六十餘日不下
死傷甚衆軍中糧盡擣麩爲食畜菜葉直千錢懿先遣

軍主韓嵩等征獠回軍援州城至黃牛川爲虜所破懿
遣氏人楊元秀還仇池說氏起兵斷虜運道氏卽舉衆
攻破虜歷城罕蘭駱谷仇池平洛蘇勒六戍僞尚書北
梁州刺史辛黑未戰死英遣軍副仇池公楊靈珍據泥
公山武興城主楊集始遣弟集朗與歸國氏楊馥之及
義軍主徐耀甫迎戰於黃巨大敗奔歸時梁州土豪范
凝梁季羣於家請英設會伏兵欲殺英事覺英執季羣
殺之凝竄走英退保濁水聞氏衆盛與楊靈珍復俱退
入斜谷會天大雨軍馬舍漬截竹煮米於馬上持炬炊
而食英至下辨靈珍弟婆羅阿卜珍反襲擊英衆散射

中英類僞陵江將軍悅楊生領鐵騎死戰救之得免梁
漢平武都太守社靈瑗奮武將軍望法愔寧朔將軍望
法秦州治中皇甫軌並拒虜戰死追贈靈瑗法愔羽林
監法秦積射將軍時僞洛州刺史賈異寇甲口爲上洛
太守李靜所破三年虜又攻司州櫟城爲戍主魏僧暉
所拒破秋虜遣軍襲漣口東海太守鄭延祉棄西城走
東城猶固守臺遣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徐玄慶救援虜
引退延祉伏罪初僞太后馮氏兄昌黎王馮莎二女大
馮美而有疾爲尼小馮爲宏皇后生僞太子詢後大馮
疾差宏納爲昭儀宏初徙都詢意不樂思歸桑乾宏制
衣冠與之詢竊毀裂解髮爲編服左衽大馮有寵日夜
讒詢宏出鄴城馬射詢因是欲叛北歸密選宮中御馬
三千匹置河陰渚皇后聞之召執詢馳使告宏宏徙詢
無鼻城在河橋北二里尋殺之以庶人禮葬立大馮爲
皇后便立僞太子恪是歲僞太和二十年也僞征北將
軍恒州刺史鉅鹿公伏鹿孤賀鹿渾守桑乾宏從叔平
陽王安壽戍懷柵在桑乾西北渾非宏任用中國人與
僞定州刺史馮翌公自隣安樂公托跋阿幹兒謀立安
壽分據河北期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渾等數百人任
安壽如故先是僞荊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郗祁阿婆爲

房伯玉所破宏怒以南陽小郡誓取滅之四年自率軍
向雍州宏先至南陽房伯玉嬰城拒守宏從數萬騎單
黃繖去城一里遣僞中書舍人公孫雲謂伯玉曰我今
蕩一六合與先行異先行冬去春還不爲停父今誓不
有所剋終不還北停此或三五年卿此城是我六龍之
首無容不先攻取遠一年中不過百日近不過一月非
爲難殄若不改迷當斬卿首梟之軍門闔城無貳幸可
改禍爲福但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在左
右不能盡節前主而盡節今主此是一罪前歲遣偏師
薛真度暫來此卿遂破傷此是二罪武帝之胤悉被誅
戮初無報効而反爲今主盡節違天害理此是三罪不
可容恕聽卿三思勿令闔城受苦伯玉遣軍副樂稚柔
答曰承欲見攻圍期於必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
謂獲其死所先蒙武帝採拔賜預左右犬馬知恩寧容
無感但隆昌延興昏悖違常聖明纂業家國不殊此則
進不負心退不愧幽前歲薛真度導誘邊氓遂見陵突
旣荷國恩聊爾撲掃回已而言應畧此責宏引軍向城
南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橋上過伯玉先遣勇士數人
着班衣虎頭帽從伏竇下忽出宏人馬驚退殺數人宏
呼善射將原靈度射之應弦而倒宏乃過宏時大舉南

寇僞咸陽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常侍王元嵩寶掌王元
勣廣陵侯元變都督大將軍劉昶王肅楊大眼奚康生
長孫稚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其諸王軍朱
色鼓公侯綠色鼓伯子男黑色鼓並有鼙角吹脣沸地
宏留僞咸陽王禧圍南陽進向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
亦拒守臺先遣軍主直閣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
公期守赭陽城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
黃瑤起戍舞陰城宏攻圍新野城戰鬪不息遣人謂城
中曰房伯玉已降汝南何獨自取糜碎思忌令人對曰
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雍州刺史曹虎遣
軍至均口不進永泰元年城陷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
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死贈冠軍將軍梁州
刺史於是沔北大震湖陽戍主蔡道福赭陽城主成公
期及軍主胡松舞陰城主黃瑤起及軍主鮑舉順陽太
守席謙並棄城走虜追軍獲瑤起王肅募人鬻食其肉
追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數日房伯玉以城降伯玉清
河人旣降虜以爲龍驤將軍伯玉不肯受高宗知其志
月給其子希哲錢五千米二十斛後伯玉就虜求南邊
一郡爲馮翊太守生子幼便教其騎馬常欲南歸永元
末希哲入虜伯王大怒曰我方屈至此不能死節猶望

汝在本朝以報國恩我若從心亦欲閒關求反汝何爲
失計遂卒虜中虜得沔北五郡宏自將二十萬騎破太
子率崔慧景等於鄧城進至樊城臨沔水而去還洛陽
聞太尉陳顯達經畧五郡圍馬圈宏復率大眾南攻破
顯達而死喪還未至洛四百餘里稱宏詔徵僞太子恪
會魯陽恪至騶以宏僞法服衣之始發喪至洛乃宣布
州郡舉哀制服諡孝文皇帝是年王肅爲虜制官品百
司皆如中國凡九品品各有二肅初奔虜自說其家被
誅事狀宏爲之垂涕以第六妹僞彭城公主妻之封肅
平原郡公爲宅舍以香塗壁遂見信用恪立號景明元
年永明二年也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先是僞
東徐州刺史沈陵率部曲降陵吳興人初以矢志奔虜
大見任用宏旣死故南歸頻授徐越二州刺史時王肅
爲征南將軍豫州都督朝廷旣新失大鎮荒人行來詐
云肅欲歸國少帝詔以肅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豫徐司
三州右將軍豫州刺史西豐公邑二千戶虜旣得淮南
其夏遣僞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攻北新蔡安
豐二郡太守胡景畧於建安城死者萬餘人百餘日朝
廷無救城陷虜執景畧以歸其冬虜又遣將桓道福攻
隨郡太守崔士招破之後僞咸陽王禧以恪年少與氏

揚集始楊靈祐乞佛馬居及虜大將支虎李伯尚等十餘人請會鴻池陂因恪出北芒獵襲殺之恪猶豫不能發欲更剋日馬居說恪曰殿下若不至北芒便可回師據洛城閉四門天子聞之必走向河北走桑乾仍斷河橋爲河南天子隔河而治此時不可失也恪又不從靈祐疑恪反已卽馳告洛恪聞事敗欲走渡河而天雨暗迷道至孝義驛恪已得洛城遣弟度平王領數百騎先入宮知無變乃還遣直衛三郎兵討恪執殺之虜法謀反者不得葬棄屍北芒王肅以疾卒

史臣曰齊虜分江南爲國歷三代矣華夏分崩舊京幅裂觀豐阻兵事興東晉二庾藉元舅之盛自許專征元規臨邾城以覆師雅恭至襄陽而反施褚裒以徐奄勁卒壹沒於鄒魯殷浩驅揚豫之衆大敗於山桑桓溫弱冠雄姿因平蜀之聲勢步入咸關野戰洛鄴旣而鮮卑固於負海羌虜割有秦代自爲敵國情險勢分宋武乘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虜兼并河南失境兵馬土地非復曩時宋文雖得之知己未能料敵故師帥無功每戰必殆泰始以邊臣外叛遂亡淮北經畧不振乃議和親太祖創命未及圖遠戎塵先起侵暴方牧淮豫剋捷青海摧奔以逸待勞坐徵百勝自四州淪沒民戀本

朝國祚惟新歌奉威德提戈荷甲人自爲闕深壘結防
想望南旗天子習知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師指日
遠掃臨彭而督將逗雷接接稽繞向義之徒傾巢盡室
旣失事機朝議北寢偃武脩文更思後會永明之世據
已成之策職問往來關禁寧靜墮場之民竝安堵而息
窺覲百姓附農桑而不失業者亦由此而已也夫荆棘
所生用武之弊寇戎一犯傷痍難復豈非此之驗乎建
武初運獯雄南逼豫徐彊鎮嬰高城蓄士卒不敢與之
校武胡馬蹈籍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榜衝之害鼓掠所
亡建元以來未之前有兼以穹廬華徙卽禮舊都雍司
北部親近許洛平塗數百通驛車軌漢世馳道直抵章
陵鑣案所驚晨往暮返虜懷兼弱之威挾廣地之計彊
兵大衆親自凌殄旂鼓彌年矢石不息朝規懦屈莫能
救禦故南陽覆壘新野頽隍民戶墾田皆爲狄保雖分
遣將卒俱出淮南未解沔北之危已深渦陽之敗征賊
內盡民命外殫比屋騷然不聊生矣夫休頽之數誠有
天機得失之迹各歸人事豈不由將率相臨貪功昧賞
贊曰天立勅胡竊有帝圖卽安諸夏建號稱孤齊民急
病并邑焚剗

南齊書卷五十七終

南齊書卷五十七終

南齊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梁蕭子顯撰

蠻

東南夷

蠻種類繁多言語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
州界宋世封西陽蠻梅蟲生為高山侯田治生為威山
侯梅加羊為扞山侯太祖即位有司奏蠻封應在解例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南齊書卷五十八

列傳

參議以戎夷疏爵理章列代酋豪世襲事炳前葉今宸
曆改物舊冊杓降而梅生等保落奉政事須繩總恩命
升贊有異常品謂宜存名以訓殊俗詔特留以治生爲
輔國將軍虎賁中郎轉建寧郡太守將軍侯如故建元
二年虜侵豫司蠻中傳虜已近又聞官盡發民丁南襄
城蠻秦遠以郡縣無備寇潼陽縣令焦文度戰死司州
蠻引虜攻平昌戍戍主苟元賓擊破之秦遠又出破臨
沮百方砮殺畧百餘人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汶陽太守
戴元孫孤城力弱慮不自保棄戍歸江陵荊州刺史豫
章王遣中兵參軍劉任緒領千人討勉德至當陽勉德

請降收其部落使戍汶陽所治城子令保持商旅付其
清通遠遂逃竄汶陽本臨沮西界二百里中水陸迂狹
魚貫而行有數處不通騎而水白田甚肥腴桓溫時割
以爲郡西北接梁州新城東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
邊竝山蠻凶盛據險爲寇賊宋泰始以來巴建蠻向宗
頭反刺史沈攸之斷其鹽米連討不剋晉天興三年建
平夷王向弘向璿等詣臺求拜除尚書郎張亮議夷貊
不可假以軍號元帝詔特以弘爲折衝將軍當平鄉侯
竝親晉王賜以朝服宗頭其後也太祖置巴州以威靜
之其武陵酉溪蠻田思廳寇抄內史王文和討之引軍

深入蠻自後斷其糧豫章王遣中兵參軍莊明五百人
將湘州鎮兵合千人救之思聰與文和拒戰中弩矢死
蠻衆以城降永明初向宗頭與黔陽蠻田豆渠等五千
人爲寇巴東太守王圖南遣府司馬劉僧壽等斬山開
道攻其砦宗頭夜燒砦退走三年湘州蠻陳雙李答寇
掠郡縣刺史呂安國討之不克四年刺史柳世隆督衆
征討乃平五年雍司州蠻與虜通助荒人桓天生爲亂
六年除督護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駟路爲試守北遂安
左郡太守前寧朔將軍田驢王爲試守新平左郡太守
皆郢州蠻也九年安隆內史王僧旭發民丁遣寬城戍
主萬民和助八百丁村蠻伐千二百丁村蠻爲蠻所敗
民和被傷失馬及器仗有司奏免官西陽蠻田益宗沈
攸之時以功勞得將領遂爲臨川王防閣叛投虜虜以
爲東豫州刺史建武三年虜遣益宗攻司州龍城戍爲
戍主朱僧起所破蠻俗衣布徒跣或椎髻或翦髮兵器
以金銀爲飾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好寇賊焉
東夷高麗國西與魏虜接界宋末高麗王樂浪公高璉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建元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三
年遣使貢獻乘船汎海使驛常通亦使魏虜然疆盛不

南齊書卷之六
列傳
二

受制虜置諸國使邨齊使第一高麗次之永明七年平
南參軍顏幼明允從僕射劉思敷使虜虜元會與高麗
使相次幼明謂僞主客郎裴叔令曰我等銜命上華來
造卿國所爲抗敵在乎一魏自餘外夷理不得望我鑣
塵况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思敷謂
僞南部尚書李思沖曰我聖朝處魏使未嘗與小國列
卿亦應知思沖曰實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耳此間坐
起甚高足以相報思敷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
耳魏國必纓冕而至豈容見黜幼明又謂虜主曰二國
相亞唯齊與魏邊境小狄敢躡臣蹤高麗俗服窮袴冠

析風一梁謂之幘知讀五經使人在京師中書郎王融
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卽
古弁之遺像也高璉年百餘歲卒隆昌元年以高麗王
樂浪公高雲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
事征東大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建武三年

此下缺文

報功勞勤實存名烈假行寧朔將軍臣姐瑾等四人振竭忠効攘除國難志勇果毅等威名將可謂杆城固蕃社稷論功料勤宜在甄顯今依例輒假行職伏願恩愍聽除所假寧朔將軍面中王姐瑾歷贊時務武功竝列今假行冠軍將軍都將軍都漢王建威將軍八中侯餘古弱冠輔佐忠効夙著今假行寧朔將軍阿錯王建威將軍餘歷忠款有素文武列顯今假行龍驤將軍邁盧王廣武將軍餘固忠効時務光宣國政今假行建威將軍弗斯侯牟大又表曰臣所遣行建威將軍廣陽太守兼長史臣高達行建威將軍朝鮮太守兼司馬臣

楊茂行宣威將軍兼參軍臣會邁等三人志行清亮忠
款夙著往太始中比使宋朝今任臣使冒涉波險尋其
至効宜在進爵謹依先例各假行職且玄澤靈休萬里
所企况親趾天庭乃不蒙賴伏願天監特愍除正達邊
効夙著勤勞公務今假行龍驤將軍帶方太守茂志行
清壹公務不廢今假行建威將軍廣陵太守邁執志周
密屢致勤効今假行廣武將軍清河太守詔可並賜軍
號除太守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使
兼謁者僕射孫副策命大襲亡祖父牟都爲百濟王曰
於戲惟爾世襲忠懃誠著遐表滄路肅澄要貢無替式

循彝典用纂顯命往欽哉其敬膺休業可不慎歟制詔
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牟大今以大
襲祖父牟都爲百濟王卽位章綬等五銅虎竹符四王
其拜受不亦休乎是歲魏虜又發騎數十萬攻百濟入
其界牟大遣將沙法名贊首流解禮昆木干那率衆襲
擊虜軍大破之建武二年牟大遣使上表曰臣自昔受
封世被朝榮忝荷節鉞剋攘列辟往姐瑾等竝蒙光除
臣庶咸泰去庚午年檢狁弗悛舉兵深逼臣遣沙法名
等領軍逾討宵襲霆擊匈奴張惶崩若海蕩乘奔追斬
僵屍丹野由是摧其銳氣鯨暴翰凶今邦宇謐靜實名

等之畧尋其功勳宜在褒顯今假沙法名行征虜將軍
邁羅王贊首流爲行安國將軍辟中主解禮昆爲行武
威將軍弗中侯木干那前有軍功又拔臺舫爲行廣威
將軍面中侯伏願天恩特愍聽除又表曰臣所遣行龍
驤將軍樂浪太守兼長史臣慕遺行建武將軍城陽太
守兼司馬臣王茂兼參軍行振武將軍朝鮮太守臣張
塞行揚武將軍陳明在官忘私唯公是務見危授命蹈
難弗顧今任臣使冒涉波險盡其至誠實宜進爵各假
行署伏願聖朝特賜除正詔可竝賜軍號

加羅國三韓種也建元元年國王荷知使來獻詔曰量
廣始登遠夷洽化加羅王荷知款關海外奉贄東遐可
授輔國將軍本國王

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漢末以來立女王土俗已
見前史建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
羅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爲鎮東大
將軍

南夷林邑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連九德秦時故
林邑縣也漢末稱王晉太康五年始貢獻宋永初元年
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毋夢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麗中
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楊邁故以爲名楊邁死于咄立

纂其父復改名楊邁林邑有金山金汁流出於浦事尼
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檀
和之伐林邑楊邁欲輸金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
還日南地大臣壽僧達諫不聽和之進兵破其北界大
戎區粟城獲金寶無算毀其金人得黃金數萬斤餘物
稱是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為崇孝建二年始以林邑長
史范龍跋為揚武將軍楊邁子孫相傳為王未有位號
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篡立為王永明九年遣使貢
獻金篋等物詔曰林邑蠢爾介在遐外世服王化當根
純乃誠懇款到率其僚職遠續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

號以弘休澤可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
王范楊邁子孫范諸農率種人攻當根純復得本國十
年以諸農為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
建武二年進號鎮南將軍永泰元年諸農入朝海中遭
風溺死以其子文款為假節都督緣海軍事安南將軍
林邑王晉建興中日南夷帥范稚奴文數商賈見上國
制度教林邑王范逸起城池樓殿王服天冠如佛冠身
被香纓絡國人凶悍習山川善鬪吹海蠡為角人皆裸
露四時暄暖無霜雪貴女賤男謂師君為婆羅門羣從
相姻通婦先遣聘求婿女嫁者迦藍衣橫幅合縫如井

闌首戴花寶婆羅門牽婿與婦握手相付祝願吉利居
喪剪髮謂之孝燔屍中野以爲葬遠界有靈鷲鳥知人
將死集其家食死人肉盡飛去乃取骨燒灰投海中水
葬人色以黑爲美南方諸國皆然區粟城建八尺表日
影度南八寸自林邑西南三千餘里至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之南大海西巒中廣袤三千餘里有夫
江水西流入海其先有女人爲王名柳葉又有激國人
混填夢神賜弓二張教乘舶入海混填晨起於神廟樹
下得弓卽乘舶向扶南柳葉見舶率衆欲禦之混填舉
弓遙射貫船一而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填遂以爲妻

惡其裸露形體乃疊布貫其首遂治其國子孫相傳至
王槃况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葛葛蔓病姊于旃慕立殺
蔓子金生十餘年蔓少子長襲殺旃以刃鑿旃腹曰汝
昔殺我兄今爲父兄報汝旃大將范尋又殺長國人立
以爲王是吳晉時也晉宋世通職貢宋末扶南王姓僑
陳如名闍耶跋摩遣商貨至廣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
載欲歸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那伽仙間道得
達扶南具說中國有聖王受命永明二年闍耶跋摩遣
天竺道人釋那伽仙上表稱扶南國王臣僑陳如闍耶
跋摩叩頭啓曰天化撫育感動靈祇四氣調適伏願聖

正尊體起居康御皇太子萬福六宮清休諸主妃王內
外朝臣會同和睦隣境士庶萬國歸心五穀豐熟災害
不生土清民泰一切安穩臣及人民國土豐樂四氣調
和道俗濟濟竝蒙陛下光化所被咸荷安泰又曰臣前
遣使齎雜物行廣州貨易天竺道人釋那伽仙於廣州
因附臣船欲來扶南海中風漂到林邑國王奪臣貨易
并那伽仙私財具陳其從中國來此仰序陛下聖德仁
治詳議風化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王威嚴整
朝望國軌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仗如聽其所說
則化隣諸天非可爲喻臣聞之下情踴悅若覩奉見尊

足仰慕慈恩澤流小國天垂所感率土之民竝得皆蒙
恩祐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釋那伽仙爲使上表問訊奉
貢微獻呈臣等赤心并別陳下情但所獻輕陋愧懼唯
深伏願天慈曲照鑒其丹款賜不垂責又曰臣有奴名
鳩酬羅委臣逸走別在餘處構結凶逾遂破林邑仍自
立爲王永不恭從違恩負義叛主之誓天不容載伏尋
林邑昔爲檀和之所破久已歸化天威所被四海彌伏
而今鳩酬羅守執奴凶自專狼彊且林邑扶南隣界相
接親人是臣奴猶尚逾去朝廷遙遠豈復遵舉此國屬
陛下故謹具上啓伏聞林邑頃年表獻簡絕便欲永隔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 一
朝廷豈有師子坐而安大鼠伏願遣軍將伐凶逾臣亦
自効微誠助朝廷剪撲使邊海諸國一時歸伏陛下若
欲別立餘人爲彼王者伏聽勅旨脫未欲灼然與兵伐
林邑者伏願特賜勅在所隨宜以少軍助臣乘天之威
殄滅小賊伐惡從善平蕩之日上表獻金五婆羅今輕
此使送臣丹誠表所陳啓不盡下情謹附那伽仙并其
伴口具啓聞伏願愍所啓并獻金鏤龍王坐像一軀白
檀像一軀牙塔二軀古貝二雙瑠璃蘇鉢二口瑇瑁檳
榔梓一枚那伽仙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
神常降於摩耽山土氣恒暖草木不落其上書曰吉祥

利世間感攝於羣生所以其然者天感化緣明仙山名
摩耽吉樹敷嘉榮摩醯首羅天依此降尊靈國王悉蒙
祐人民皆安寧由斯恩被故是以臣歸情菩薩行忍慈
本迹起凡基一發菩提心二乘非所期歷生積功業六
度行大悲勇猛超劫數財命捨無遺生死不爲厭六道
化有緣具脩於十地遺果度人天功業旣已定行滿登
正覺萬善智圓備惠日照塵俗衆生感緣應隨機授法
藥佛化遍十方無不蒙濟擢皇帝聖弘道興隆於三寶
垂心覽萬機威恩振八表國土及城邑仁風化清皎亦
如釋提洹衆天中最超陛下臨萬民四海共歸心聖慈

流無疆被臣小國深詔報曰具摩醯降靈流施彼土雖殊俗異化遙深欣讚知鳩酬羅於彼背叛竊據林邑聚凶肆掠殊宜剪討彼雖介遐陬舊脩蕃貢自宋季多難海譯致壅皇化惟新習迷未革朕方以文德來遠人未欲便興干戈王既欵列忠到遠請軍威今詔交部隨宜應接伐叛柔服寔惟國典勉立殊效以副所期那伽仙屢銜邊譯頗悉中土闊狹令其具宣上報以絳紫地黃碧綠紋綾各五匹扶南人黠惠知巧攻畧傍邑不賓之民為奴婢貨易金銀絲帛大家男子載錦為橫幅女為負頭貧者以布自蔽鍛金銀鑲銀食器伐木起屋國王

居重閣以木柵為城海邊生大箬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人民亦為閣居為船八九丈廣裁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鬪雞及豨為樂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鑲若雞子投沸湯中令探之又燒鎖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焦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没水直者入即不沈不直者即沈也有甘蔗諸蔗安石榴及橘多檳榔鳥獸如中國人性善不便戰常為林邑所侵擊不得與交州通故其使罕至交州斗絕海島控帶外國故恃險數不賓宋泰始初刺史張牧卒交趾人李長仁殺牧比來部曲據交州叛數年病死從

南齊書卷五十八 列傳 十一
弟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太守
沈煥爲交州刺史以叔獻爲煥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
郡太守叔獻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
停鬱林病卒太祖建元元年仍以叔獻爲交州刺史就
安慰之叔獻受命旣而斷割外國貢獻寡少世祖欲討
之永明元年以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
興郡兵征交州叔獻聞之遣使願更申數年獻十二隊
純銀兜鍪及孔雀毼世祖不許叔獻懼爲楷所襲聞道
自湘川還朝六年以始興太守房法乘代楷法乘至鎮
屬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改易將
史不令法乘知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
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
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旣有疾不宜勞囚之別室法乘
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
可看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世祖仍以
登之爲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法乘清河人昇明
中爲太祖驃騎中兵至左中郎將性方簡身長八尺三
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與法乘
等朝廷唯此二人
史臣曰書稱蠻夷猶夏蓋總而爲言矣至於南夷雜種

南齊書卷五十八
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環寶溢日商
船遠屈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物積王府克斥之事差
微聲教之道可被若夫用德以懷遠其在此乎

贊曰司雍分壇荆及衡陽參錯州部地有蠻方東夷海
外碣石扶桑南域憬遠極泛溟滄非要乃貢竝亦來王

南齊書卷五十八終

南齊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

梁蕭子顯撰

芮芮虜

河南氏羗

芮芮虜塞外雜胡也編髮左衽晉世什翼珪入塞內後
芮芮逐水草盡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土氣早寒所居
爲穹廬氈帳刻木記事不識文書馬畜丁肥種衆殷盛

常與魏虜爲讐敵宋世其國相希利聖解星筭數術通胡漢語常言南方當有姓名齊者其人當與昇明二年太祖輔政遣驍騎將軍王洪軌使芮芮剋期其伐魏虜建元元年八月芮芮王發三十萬騎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虜拒守不敢戰芮芮王於燕然山下縱獵而歸上初踐阼不遑出師二年三年芮芮王頻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上書欲伐魏虜謂上足下自稱吾獻師子皮褥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師子皮乃扶拔皮也國相邢基祇羅迴奉表曰夫四象稟政二儀改度而萬物生焉斯蓋虧盈迭襲曆數自然也

昔晉室將終楚桓竊命寔賴宋武匡濟之功故能扶衰定傾休否以泰祚流九葉而國嗣不繼今皇天降禍於上宋室猜亂于下臣雖荒遠粗闕圖書數難以來星文改度房心受變虛危納祉宋滅齊昌此其驗也水運遭屯木德應運子年垂刈劉穆之記嶧嶺有不衽之山京房讖云卯金十六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休徵非一皆云慶鍾蕭氏代宋者齊會有使方法度及闕此國使反採訪聖德彌驗天縱之姿故能挾隆皇祚光權定之業翼亮天功濟悖主之難樹勲京師威振海外仗義之功倂蹤湯武冥績旣著寶命因歸受終之曆歸於有道況夫

帝無常族有德必昌時來之數唯靈是與陛下承乾啓
之機因乘龍之運計應符革祚久已踐極荒裔傾戴莫
不引領設未龍飛不宜冲挹上違天人心下乖黎庶
之望皇芮承緒肇自二儀拓土載民地越滄海百代一
族大業天固雖吳漢殊域義同脣齒方欲剋期中原龔
行天罰治兵繕甲俟時大舉振霜戈於并代鳴和鈴於
秦趙掃殄凶醜梟剪元惡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永
敦隣好侔蹤齊魯使四海有奉蒼生咸賴荒餘歸仰豈
不盛哉永明元年王洪軌還京師經途三萬餘里洪軌
齊郡臨淄人爲太祖所親信建武中爲青冀二州刺史

私占丁侵虜塚奔敗和氣卒芮芮王求醫工等物世祖
詔報曰知須醫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竝非所愛南
方治疾與北土不同織成錦工竝女人不堪涉遠指南
車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爲悞自芮芮
居匈奴故庭十年丁零胡又南攻芮芮得其故地芮芮
稍南徙魏虜主元宏以其侵逼遣僞平元王駕鹿渾龍
驤將軍楊延數十萬騎伐芮芮大寒雪人馬死者衆先
是益州刺史劉悛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
鄯善于闐鄯善爲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闐尤信佛法
丁零僭稱天子勞接景玄使反命芮芮常由河南道而

南齊書卷五十九 列傳 三
抵益州

河南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婢亡匿在涼州界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爲貨一謂之貨虜鮮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渾爲氏土在益州西北亘數千里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木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駕川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後稍爲宮屋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爲行屋地常風寒人行平沙中沙礫飛起行迹皆滅肥地則有雀鼠同穴土黃紫花瘦地輒有瘴氣使人斷氣牛馬得之疲汗不能行宋初始受爵命至宋末河南

王吐谷渾拾寅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建元元年太祖卽本官進號驃騎大將軍宋世遣武衛將軍王世武使河南是歲隨拾寅使來獻詔答曰皇帝敬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寶命革授爰集朕躬猥當大業祇惕兼懷夏中增感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聞之濕熱想比平安又卿乃誠遙著保寧遐疆今詔升徽號以酬忠款遣王世武

銜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卽資遣使得時
達又奏所上馬等物悉至今徃別牒錦絳紫碧綠黃青
等紋各十匹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支嘗求星書朝議不
給寅卒三年以河南工世子吐谷渾易度侯爲使持節
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
秦河二州刺史河南工永明三年詔曰易度侯守職西
蕃綏懷允緝忠績兼舉朕有嘉焉可進號車騎大將軍
遣給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還
得玉長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易度侯卒八年立其世
子休留茂爲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

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復遣振武將軍丘冠
先拜授并行弔禮冠先至河南休留茂逼令先拜冠先
厲色不肯休留茂恥其國人執冠先於絕巖上推墮深
谷而死冠先字道玄吳興人晉吏部郎傑六世孫也上
初遣冠先示尚書令王儉儉答上曰此人不啻堪行乃
再銜命及死世祖敕其子雄曰卿父受使河南秉忠守
死不辱王命我甚賞惜喪屍絕域不可復尋於卿後宦
塗無妨甚有高比賜錢十萬布三十匹
氏楊氏與苻氏同出畧陽漢世居仇池地號百頃建安
中有百頃氏王是也晉世有楊茂後後轉彊盛事見前

史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却敵狀高竝數丈有二
十二道可攀緣而升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
泉源氏於上平地立宮室菓園倉庫無貴賤皆爲板屋
土牆所治處名洛谷宋元嘉十九年龍驤將軍裴方明
等伐氏剋仇池後爲魏虜所攻失地氏王楊難當從兄
子文德聚衆茄蘆宋世加以爵位文德死從弟僧嗣文
慶傳代之難當族弟廣香先奔虜元徽中爲虜攻殺文
慶以爲陰平公茄蘆鎮主文慶從弟文弘爲白水太守
屯武興朝議以爲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仇池
公太祖卽位欲綏懷異俗建元元年詔曰昔絕國入贄

美稱前冊殊俗內欵聲流徃記僞虜茄蘆鎮主陰平郡
公楊廣香怨結同族疊起親黨當宋之世遂舉地降敵
茄蘆失守華陽暫驚近單使先馳宣揚皇威廣香等追
其遠世之誠仰惟新之化肉袒請附復地千里氏羌雜
種咸同歸順宜時領納厚加優卹廣香翻迷反正可特
量所授部曲會豪隨名酬賞以廣香爲督沙州諸軍事
平羌校尉沙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梁州刺史范相
年被誅其親將李烏奴懼奔叛文弘納之烏奴率亡命
千餘人攻梁州爲刺史王玄邈所破復走還氏中荊州
刺史豫章王疑遣兵討烏奴檄梁州能斬送烏奴首賞

本郡烏奴田宅事業悉賜之與廣香書曰夫廢興無諍
逾順有恒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栢年懷挾
詭態首鼠兩端既已被伐盤桓稽命遂潛遣李烏奴叛
楊文弘扇誘邊疆荒雜栢年今已梟禽烏奴頻被摧破
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遣參軍行晉壽太守王道寶參
軍事行北巴西新巴二郡太守任湜之行宕渠太守王
安會領銳卒三千過塗風邁浮川電掩又命輔國將軍
三巴校尉明惠照巴郡太守魯休烈南巴西太守柳弘
稱益州刺史傅琰竝簡徒競驚選甲爭馳雍州本步行
次魏興并山東僑舊會於南鄭或汎舟墊江或飛旂劔

道腹背颯騰表裏震擊文弘容納叛戾專為淵藪外侮
皇威內凌國族君奔世忠款深識理順想卽起義應接
大軍共為犄角討滅烏奴剋建忠勤茂立誠節沈攸之
資十年之積權百旅之衆師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
屠朝廷無遺鏃之費士民靡傷夷之弊况蕞爾小豎方
之篋如其取殲殄豈延漏刻忝以寡昧分陝司蕃清氛
蕩穢諒惟任職此府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士卒剽勁蓄
銳積威除難剿寇豈俟徵集但以剪伐萌菌弗勞洪斧
撲彼蚊蚋無假多力皇上聖哲應期恩澤廣被罪止首
惡餘無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別使道寶步出魏興分

軍沂堃江俱會晉壽太祖以文弘背叛進廣香爲持節
都督西秦州刺史廣香子北部鎮將軍郡事昺爲征虜
將軍武都太守以難當正胤楊後起爲持節寧朔將軍
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鎮武與卽文弘從兄子
也三年文弘歸降復以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先是
廣香病死氏衆半奔文弘半詣梁州刺史崔慧景文弘
遣從子後起進據白水白水居晉壽上流西接涪界東
帶益路北連陰平茄蘆爲形勝之地晉壽太守楊公則
啓經畧之宜上答曰文弘罪不可恕事中政應且加恩
耳卿若能襲破白水必加厚賞世祖卽位進後起號冠

軍將軍永明元年以征虜將軍昺爲沙州刺史陰平王
將軍如故二年八座奏後起勤彰款塞忠著邊城進號
征虜將軍四年後起卒詔曰後起奄至殞逝則愴于懷
綏禦邊服宜詳其選行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楊集始幹局沈亮乃心忠款必能緝境寧民宣揚聲教
可持節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後起
弟後明爲龍驤將軍白水太守集始弟集朗爲寧朔將
軍五年有司奏集始驅狐剪棘仰化邊服母以子貴宜
加榮寵除集始母姜氏爲太夫人假銀印九年八座奏
楊昺嗣勤西牧馳款內昭宜增戎章用輝遐外進號前

將軍十年集始反率氏蜀雜眾寇漢川梁州刺史陰智
伯遣軍主寧朔將軍桓盧奴梁季羣宋闕王士隆等千
餘人拒之不利退保白馬賊眾萬餘人縱兵火攻其城
柵盧奴拒守死戰智伯又遣軍主陰仲昌等馬步數千
人救援至白馬城東干溪橋相去數里集始等悉力攻
之官軍內外奮擊集始大敗十八營一時潰走殺獲數
千人集始奔入虜塚隆昌元年以前將軍楊昊爲使持
節督沙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集始
入武興以城降虜氏人苻幼孫起義攻之建武二年氏
虜寇漢中梁州刺史蕭懿遣前氏王楊後起弟子元秀

收合義兵氏眾響應斷虜運道虜亦遣僞南梁州刺史
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山以相拒格元秀病死苻幼孫領
其眾高宗詔曰仇池公楊元秀氏王苗胤乃心忠勇醜
虜凶逼血誠彌厲宜播朝威招誘戎種萬里齊契響然
爵從誠効顯著寔有可嘉不幸殞喪悽愴於懷夫死事
加恩陽秋明義宜追覃榮典以弘勸獎贈仇池公持歸
國氏楊馥之聚義眾屯沮水關城白馬北集始遣弟集
朗率兵迎拒州軍於黃豆戰大敗集始走下辯馥之據
武興虜軍尋退馥之留弟昌之守武興自引兵據仇池
詔曰氏王楊馥之世慕忠義率厲部曲樹績邊城克珍

姦醜復內稟朝律外撫戎荒款心式昭朕甚嘉之以爲
持節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
州刺史仇池公沙州刺史楊炅進號安西將軍三年炅
死以炅子崇祖爲假節督沙州軍事征虜將軍平羌校
尉沙州刺史陰平王四年僞南梁州刺史楊靈珍與二
弟婆羅阿卜珍率部曲三萬餘人舉城歸附送母及子
雙健阿皮於南鄭爲質梁州刺史陰廣宗遣中兵參軍
王恩考率衆救援爲虜所得婆羅阿卜珍戰死靈珍攻
集始於武興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窮急請降以靈
珍爲持節督隴右軍事征虜將軍北梁州刺史仇池公

武都王永元二年復以集始爲使持節督秦雍二州軍
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靈珍後爲虜所殺
自虜陷仇池以後或得或失宋以仇池爲郡故以氏封
焉

宕昌羌種也各有酋豪領部衆汧隴間宋末宕昌王梁
彌機爲使持節督河涼二州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
二州刺史隴西公建元元年太祖進號鎮西將軍又征
虜將軍西涼州刺史羌王像舒彭亦進爲持節平西將
軍後叛降虜永明元年八座奏前使持節都督河涼二
州軍事鎮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

昌王梁彌機前使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羌王像
舒彭竝著勤西垂寧安邊境可復先官爵詔又可以隴
右都帥羌王劉洛羊爲輔國將軍機卒三年詔曰行宕
昌王梁彌頡忠款內附著績西服宜加爵命式隆蕃屏
可使持節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
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頡卒六年以行宕昌王梁
彌承爲使持節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
尉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使求軍儀及伎雜書詔報曰
知須軍儀等九種竝非所愛但軍器種甚多致之未易
內伎不堪涉遠祕閣圖書例不外出五經集注論今特

敕賜王各一部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國中以爲化貨

史臣曰氏胡獷盛乘運迭起秦趙僭差相係覆滅餘類
蠢蠢被西疆而奄北際芮芮地窮幽都戎馬天隔氏楊
密邇華夷分民接境侵犯漢漾浸逼狼狐壇場之心窺
望威德梁部多難於斯爲梗殘羌遺種際運肇昌盡隴
憑河遠通南驛據國稱蕃竝受職命晉氏衰故中朝淪
覆滅餘四夷庶雪戎禍授以兵杖升進軍麾後代因仍
貪廣聲教綏外懷遠先名後實貿易有無世開邊利羽
毛齒革無損於我若夫九種之事有闕二至於此也
贊曰芮芮河南同出胡種稱王僭帝擅彊專統氏羌

餘散出河隴來賓往放赦命承宗

卷五十九

雜

十一

南齊書卷五十九終

